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六

明

憲宗皇帝

〔甲〕成化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

河南信陽人

言延綏

甘肅甯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詔從其請因設制府于固原卽以越爲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中官黃沁鎮守廣西雍不爲禮又自

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布政使何宜

福建人

副使張敷皆銜之會柳潯

蠻陷懷集

注見前

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訐雍濫賞費財帝遣官往勘宜敷

因釀成其罪帝命致仕去

雍用兵兩廣虧貲矢石軍門設網數十萬緡群密將以下與柳潯所僞令行禁止寇盜雖息鎮守中官素惡亦憾忌無敢欺欺去

人念其功立祠祀焉雍歸五年卒于家正德中追諡強毅

夏閏月築邊牆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

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于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城邊牆于事爲便

時尙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既而寇入孤山堡

在蔚州府谷縣西北

復犯榆

林據河套歲發兵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套士馬屯延

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

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于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

西運糧民夫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帝從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

事具前

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

在府谷縣東北

西抵花馬池

注見前

延袤千

七百七十里

鹽池築塼墻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墩臺墩臺間有堡凡築城堡十一邊

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

不三月而成牆內地

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癸丑朔日食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魯番不克引還李文等引兵至布

隆吉爾川

在今西安府渭源縣西北

謀報阿里集衆抗拒且結別

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哈商及默克里

輝和爾之衆

明史哈爾密傳哈爾密有三一曰回前一曰輝和爾一曰退居苦峪

注見前文

等亦引還肅州土魯番知中國不足憚遂久據哈密朝廷因令邊臣築

是官吏之
漏卮中飽
皆不可知
而民之困
役死亡因
累甚焉
宗此舉上
下交病可
謂味於治
理矣
皇子生已
六年憲宗
見即昏憤
不勝至此
照鏡歎老
之事或由此
傳聞已甚
亦未可知
但既迎皇
子至前事
已彰著一
切自有常
儀何轉有
聞臣商處
之策無憲
宗庸懦無
能此等事
猶不克自
主其它尙
足問乎

然曰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卽死萬歲當爲皇子主于是太監懷恩
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卽日
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
者卽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時時走投帝懷帝
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
羣臣皆大喜懷恩並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勅禮部以定名
爲辭于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卽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
問曰皇子旣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
引領望久矣當卽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領之遂定名祐檉頒詔中
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大
學士商輅恐有它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
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
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紀
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給我至是妃暴薨

或曰萬貴使使
賜死或曰自縊

太監張敏懼亦吞金死

秋八月浚通惠河一通惠河卽元大通河郭守敬所鑿事具前亦名潞河洪

武時廢永樂中修治復湮前五年漕運總兵明史職官志漕運總兵官一人統領官軍專督漕運楊茂言

自張家灣在通州南爲南水陸要道舍舟車轉至都下僱值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

河水道石牐尙存修牐瀦水用小舟剝運便帝遣尙書楊鼎字宗器陝西咸陽人相

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今水由

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

水使入西湖在宛平縣玉泉山下水經注西湖潏水澄海川亭築堤爲遊獵之勝所閉分水青龍牐引諸水從高梁河

前注見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

牐河隨旱澇啓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至

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牐四漕舟

稍通是時于元所引昌平白浮諸泉俱滿不行獨引一西期又僅分其半河壘易盈漕不載淺塞如故

們都塔伽嘉色凌遣使入朝初伽嘉色凌以女妻們都塔故立爲汗及

是俱遣使入貢已而伽嘉色凌專恣日甚們都塔部陀羅該舊作脫羅子伊斯

瑪音舊作亦思馬因今世改凌仿此等謀殺之未幾們都塔亦死諸強酋相繼略盡邊人稍

得息肩

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立子祐樞爲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

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卽如是它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以朱英字時傑桂關人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

掠名爲鵬剿英至鎮以雷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

猺獍效順者定編戶給復三年于是馬平

南縣今屬柳州府

陽朔

亦南縣以陽朔山得名今屬桂林府蒼

梧

注見前

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

明洪武中設經今屬廣西府

賊李公主要有衆數萬久負

固亦遣子納款爲置永安州

本唐驩州今屬平樂府

處之俾其子孫世爲吏目自是

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十二月改諡郕戾王爲景皇帝

初荆門州訓導高瑤

字庭堅閬中人

上言正統己

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

由平蠻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甯謐厥功不小迨先帝復辟貪天功

景泰之立
議不以中
且七年以
不龍以敬
共友愛曲
金大倫致
虎擊門之

舉雖由功小人貪功於啓聖而積嫌生禍但固自招但徐有貞輩久經委質稱臣其爵祿乃其廢之際于痛且詆譏並且理實於情理實非所宜憲宗能不以懷前事介懷議復帝號尋命加諡義陵昭仁亦藹然景泰敦親親之成繼述之舉黎高安欲獻媚希恩輕引漢昌邑更始爲比擬不于倫以心捕向可問

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躋祀未稱典禮望勅禮官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庶子黎涪潮州人言昌邑既廢不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爲漢某王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疏遠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涪又欲獻媚希恩邪切責之議亦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字維貞鄱陽人亦言郕王有功社稷請改諡帝下廷議大學士輅極言當復至是乃下詔曰朕叔郕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讒構請去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

〔中丙〕十二年春正月南京陰霾地震勅羣臣修省

二月乙亥朔日食

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初白圭既平劉通荆襄流民

屯結如故通黨李原等寇掠南漳內鄉見注前諸縣帝命項忠討之忠遣

人入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者九十萬原等亦以次就擒忠戶選一丁充戊關隘邊衛餘令節

耶
流民屯聚
爲盜固法
所必誅但
既賊其渠
魁餘其支
黨亦當從
惡者亦當
分核嚴懲
若無辜之
衆自應之
善使咸知
安生永始
受約東靖
亂源十忠
乃人漫無
區別非成
卽驅不戢
者輒置實
殺失當使
非原籍無
緩著籍其
制有流其
何由使富
民不致激
而致變乎

蘇給田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有司一切驅迫不餉卽殺之其發戍者舟
行多獲死言宜勸忠妄殺尙書白圭亦言流民宜墾在舊籍帝皆不聽至是流民復聚朝廷

以爲憂祭酒周洪謨字龜鵬長寧人著流民說略言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

乃僑置松滋縣于荊南舊唐書地理志荊州松滋本漢縣名屬廬江郡管陝西雍州之

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

于襄陽今襄陽府南北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

史李賓順德人善其說聞于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徧歷山澤宣朝廷

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

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頑梗不率者驅

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

鄖縣元改鄖縣居竹卽竹山明初房卽房縣上津西魏縣商卽商州洛卽洛南諸縣

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到猝有盜賊難遙制乃拓

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折竹山風竹諸折即湖廣

興竹山上其房改隸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平各隸其州府則既定鄖州知

州榮遠爲縣知府縣皆擇郡境其更爲之流人得所西境又安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

吳道宏自代詔卽擢道宏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

六府。鄖陽有撫治自此始。

錄以功諸右都御史
驗年辛前民爲立嗣

秋七月黑眚見。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

迷徧城驚擾男女露處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乃定帝于

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

一用度不節二工役勞民
三忠言不聞四仁政不施

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

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母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

分遣部使錄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

巡撫帝優詔褒納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

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太監汪直故大藤峽徭種初給事萬妃

于昭德宮遷御馬監爲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

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四川巡撫張瓚

字宗魯
李應人

討灣溪

蠻名地在今平越府
蓋平州重安縣司境

蠻破之尋命瓚兼督

松潘等諸軍務討叛番

先是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千

遼義府
州縣司境

地及重安長官司所轄灣溪等寨屢被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

詔瓚親至播州諭還侵地不服卽征之

事在十年

至是瓚督兵攻敗諸苗奏

設安甯宣撫司卽以輝子友爲之詔從其請會松潘番寇邊西鄙繹騷

令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諸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令副總兵堯戩軍

松潘參將孫嵩軍威疊爲夾攻計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

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旣而瓚自率兵攻白草壩

苗寨在德安府平武縣西南唐吐蕃遺種最爲強悍

等數大寨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皆殲先後破滅五十

二砦其它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

在十年

大學士商輅等進續資治通鑑綱目初景泰中詔纂宋元綱目會英宗

復辟事遂寢及帝卽位復命商輅等修之至是書成輅等奉表以進凡

二十七卷帝爲之序

以戶部侍郎王恕巡撫雲南大學士商輅先已請設雲南巡撫又以鎮

守中官錢能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者往鎮壓之乃以恕爲右都

御史以行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帝卽

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遣安

南王玉帶綵繪珍奇諸物給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能又

自永樂設
立東廠寄
宦官以訪
緝之任固
已作法于
涼至憲宗
信任汪直
復爲特置
西廠氣勢
橫行其勢
益橫甚且
易置近臣
其初汪直
因汪直舉
發其事明
殺好人嘉
知其奸惡
此正若

遣景交通千崖

法見

孟密

亦曰猛密本錄水邦土司後爲思州所竊據事詳後

諸土官納其金寶至是恕

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及諸貪暴不法狀帝

宥能而致其黨九人于法恕上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

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

還恕遂改掌南京都察院

事在明年

能事立解

恕居雲南九月賊行徼外黔國公沐昂以下威惕息率命誅凡二十上直聲聞天下

林瑄字延芳昂之孫

南京大雷雨

〔丁〕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

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尙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

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覃力明進貢

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明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

聞帝謂直能擒奸益幸直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爲心腹屢興大獄冤

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鬻雞狗

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下委聽斷于直

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

忠先爲小
忠小信不
成其大信
之故不爲
宗竟墮其
術中深相
倚毗自此
廢乘時
禍柄日漸
恣肆逮末
世而元氣
屈窮遂以
危亡追論
禍源憲宗
嘗得辭作
備之咎邪

虐良善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爲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
欽之變由遼杲刺事激成可爲懲鑒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
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
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吉至閣詰責輅正
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
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
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
等同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兵部尙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
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章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
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御史戴縉南海人者性險躁干進深知帝意
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遂詔復開西廠于是直燄愈熾

夏六月斥兵部尙書項忠爲民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引疾歸初忠倡九

卿劾汪直既爲奏令郎中姚璧

浙江桐廬人

持詣諸尙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

山東臨沂人

卻曰奏出項尙書兵部宜爲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

日乃知六卿長邪既署名卽遣報直直銜之搆忠下獄

初旻安于戶吳計期竊發忠劾旻

太子出閣
就學慎重
所當慎重
成吉即亦
祇可謹視
起居若口
授中書無
臣簡備宮
僚以資養
迪乃委之
寺人實爲
非體謹而
吉尙謙願
不致貽累
蒙求然欲
以是垂訓

深恨之及是四座復設直以較爲腹心較迷快前際疑思受太監黃賜請用
劉江爲江蘇都指揮前庭斷之思抗解不少風然索知出直意無敢爲之白者遂斥爲民直又譖

輅納指揮楊紹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令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傾直所
不悅者于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尙書張文質

昌黎人

下獄

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

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尙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
也左通政何琮汝江仁和人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戊〕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雖出閣老奄覃吉朝夕侍

左右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
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時太
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遼東巡撫陳鉞

河南開封人

請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

安肆侵牟朶顏諸部懷怨擾廣甯不復來市尙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
司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尅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朶顏三衛
入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後人則如
馮保等之
挾勢作權
未嘗不由
于承華保
護史家不
知風霜堅
冰之義反
以端本正
始歸功于
無識甚矣

夏六月太白歲星同書見

汪直行遼東邊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而帝

命馬文升

字貞周
約州人

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

事定直欲懷其功請于帝挾其私黨王英日馳數百里鑿撻守令各邊
都御史服繫鞬迎謁供帳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
右皆有賄直大悅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內慚心益
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日夜譖文升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

壞護城隄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

直隸
定人

上言河南累

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隄下抵梁家淺舊河口

以洩杏花營

注見
前

上流又自八角河口

即八字溝在開州
府淮寧縣東南

直抵南頓

注亦
見前分

導散漫以免祥符鄆陵睢陳歸德之災乃勅衍酌行之明年正月遷榮

澤縣城于河北以避水患而開封隄不久即塞

〔己亥〕

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

無後者置守家一人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

南昌
人

爲太常寺丞

孜省以江西吏就選京師賊

事發匿不歸時希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

錄進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改省賊吏不宜典祭祀帝改爲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盛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梁芳等表裏爲奸干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于獄謫戍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

方逮下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諸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

字子岐山人

等

五十六人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韃靼于威甯海子

在今正黃旗察哈爾南一統志其西南有威甯城金時故縣也

破

之時汪直怙恩用事思以邊功自樹王越朱永附之會延綏守臣奏寇

渡河入靖虜

注見前

越勸直奏請出師詔以永爲平虜將軍直監軍越提

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至大

同聞敵帳在威甯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

國名在大同縣東北

潛行

至貓兒莊

注亦見前

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甯寇猶不覺掩擊

破之斬首四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

越封威甯伯直增祿三百石

統體統凌 夷已非一 日但熱審 朝審之制 自永樂以 來守而不 變何至憲 宗竟盡改 舊章概行 罷廢而以 會典大典 專任官無 廷臣遂無 由過問紀 綱倒置甚 矣況其矜 疑放遣較 常倍增則 由若輩欲 假姑息博 美名不復 顧明刑本 意濫縱之 失豈可勝 言乃權勢 既崇法司 指視其意 寬者必其 通苞苴者 也不然必 賤與彼無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

審錄以爲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于熱審于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齋敕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五月寇犯宣府汪直王越率師禦之

秋七月雷震郊壇承天門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爲太常卿

〔壬寅〕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于帝前爲醉者

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

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

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尙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己銘

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祕語奏之且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

直時直越方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代爲請帝切責